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卷之二十一目録

南直隸蘇州府四

吳洪　劉纓
姜昂　陸容
顧福　李傑
劉杲　王偉
沈林　周詔
沈杰　毛珵
王哲　張琮
吳一鵬附子孝　盛應期

沈燾　祝允明

朱希周　蔣欽

陳天祥　顧鼎臣

周倫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二十一

南直隸蘇州府 四

吴洪

吴洪字禹疇吴江人也洪少頴扳年十二補弟子員動必循禮嘗與同舍生奉詔下屬司開讀旁近富人欲招致宴飲而其詞涉倨同舍生以貧故弗校洪曰此非所謂嘑爾之食耶謝不往學官有過嚴者諸生至愬於御史欲逐之洪曰師與父同可叛乎卒不置名於是識者已必其爲遠器矣年二十四舉成化辛卯鄉試乙未登進士初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

郎中諸所聽斷都人屈服有疑大司寇必屬之恒存欽恤因病輒損俸爲糜啖之丁未陞貴州按察司副使未幾以內外艱歸癸丑服闋改廣東廵視海道海濵素稱利穴處脂者不無染指洪至秋毫必凛刪弊且盡粤人歌之御史王公哲欲葺諸公署而費無從出籌之洪洪曰鹽司有舊引若干舊爲權豪所專不及於商今請以給商可得錢數十萬其事濟矣如其言而費遂給中官守兩廣者令四驛各以一舟聽役舟敝又令輸金已而兩徵之民亦不堪御史汪公宗器將革之且欲追所得之金洪曰往者不可追况未

必能追乎第自今釐正勿病吾民足矣如其言而定
官帖然有叔侄同行異宿其叔宿樹下爲漁人所殺
投池中侄意其宿於別館也訟館人及池旁者數家
械繫且死衆莫辨洪廉得其情乃以漁人償死盡脫
諸寃者人以爲神官軍濫殺邀賞諸死者之家以寃
聞遣廷臣按驗洪與焉悉心推訪盡正濫殺者之罪
尤尚儒術所至進諸生試之凡一經賞識多中高第
尋擢福建按察司按察使瀕行右閫帥以犀珠走間
道爲餽洪謝之帥曰公去矣某無所干且人無知者
何損公名洪曰若意善矣然非知我者也卒不受閩

俗囂訟洪聽之必以其情民率悅服明年建寧延平大水民貧且互刼輒以便宜發粟賑之汀漳軍餉缺盜賊蜂起取征商之羨賑之而民始安土徭成者有所索守臣集三司議焉洪曰不與則致叛與之則爲例不若以貸爲名而姑與之羣僚歎服富家之主嘗乘兜他出以一奴隨中道忽棄兜與奴步歸還則爲典財者所害主家訟奴及二傭之舁者於官奴曰傭見吾歸而殺吾主傭曰奴引主去而殺之耳吏莫知所坐洪曰三人同發主家顧不畏其家屬而中道殺主乎訪其里嫗知典財者有手血濺衣之迹捕寘於

法布政司之吏有微罪鎮守中官銜其使欲重吏罪以爲使累洪厲聲曰殺人媚人吾不爲也辛酉入爲太僕寺卿㕔方多事乃正羣僕修馬政邊陲倚之乙丑進工部右侍郎督理易州山廠於薪炭羨餘及公囤邸舍之息一無所取正德丙寅遷左侍郎入視部事會有黨逆瑾怨司馬劉公大夏而誣以重罪者武宗下大臣議洪力辯之已已冬部長缺資望及洪而瑾方納賂爲有力者所得未幾遂有留都司寇之命寧河王鄧愈之後有兄弟爭所賜田宅者詔南京三法司覈之其兄倚瑾爲援而求勝焉洪不從忤瑾

令致仕洪曰是吾志也飄然歸吳江杜門謝事惟日課子孫讀書奴婢耕織暇則嘯歌自樂里後生考德問業及郡邑大夫從而諮政者酬應無倦縉紳道於其境必式其廬而禮焉家居十五年廟堂之憂無日不往來於懷吳中族寖盛懼其久而漸疏也作譜明其宗嘉靖甲申得末疾繼聞仲子巖之訃慟焉而逝享年七十有八子山爲浙江布政司左叅政次巖與山同登戊辰進士官亦如之訃聞賜祭營葬贈太子少保賜誥命以寵嘉之

劉纓

劉纓字與清號鐵柯其先江西清江人徙吳縣成化戊辰登進士明年出知武陵覶縣事若素習有長賦而忘粟若干斛者郡坐以侵欺罪死止以亡失擬之分守官閱其牘曰此良法吏也卒從所擬庚子丁母憂終喪改知滕縣縣久凋敝至則蠹強鋤而以惠利字之有婦抱兒涉瓜畦守者挑之不從納數瓜誣為盜纓以兒與瓜令守者併抱之隨墜地乃曰爾謂抱兒之婦能取爾畦中瓜非誣邪懲而遣之其鉤摭精敏類此居三年入為河南道監察御史弘治戊申出按福建沙縣民陳富謀利其妻姪鄧釗之產為匿名

書誣剗殺父并及剗所親昵者二人獄已成矣纓審訊之則剗父實以負債不能償而自刎也論當如法而三人得釋琉球入貢挾贋貨與閩人輒搆隙而鬨纓以爲傷國體禁之後遂以爲法辛亥出按廣東東莞豪民張政家海澳嘗通番殖貨寅緣公牒得捕盜海上欲奪珠市世業者十人之利悉誣爲盜繫死者七人矣餘將論決纓讞得其情立破械出之而以政抵死指揮倪鳳以捕盜縱橫尤甚然閒其陰養死士急之恐變乃以他文誘致而殺之守臣妄奏俘男千數可官以給用者有 詔往取爾海南良家子以充

腐且三百餘人矣乃兼程渡海覈實值管押官方縶小兒五百人艤舟德慶郎日縱遣之其家人感恩皆曰非劉公吾世殄矣癸丑還　朝率同官劾外戚語侵中官忤　旨下獄賴　孝廟仁明杖而釋之在道九年兩按大藩劾罷監司守令而下不職者三十六人罪諸舞文及所平反者各百餘人一時稱爲才御史丙辰擢太僕寺少卿時馬耗且多私鬻立法審辯其弊始清久之條列利害當興革者二十事越五年進右僉都御史廵撫四川兼理松藩軍務先是撫臣畏險遠未有履行邊境者纔乃乘竹兜度索轎徧行

列寨因細察其事端則知諸戍與番族緩則挑釁急
則連和而其弊在我者大都什七及使者乘傳行邊
恐夷出擾則又預置綵幣羊酒於扼塞以賄之謂之
買路具為禁令夷亦帖然在蜀甫一年感疾乞歸越
四年御史龔元言其明練蜀事奏起之得再鎮蜀諸
番掠楳新堡勢甚猖獗遣官兵討之前後俘斬千餘
賊懼皆投兵羅拜誓不再犯又横梁向道及蒲江麽
關數苦諸番鈔掠奏各立分司守之自是邊鄙不聳
全蜀以安會逆瑾議省巡撫亦例罷其年八月復
命巡撫湖廣初在蜀嘗議闢自夔抵荆之路可以避

江險遏行旅人甚稱便而瑾怒纓不先奏請逮赴
詔獄賴廷臣論救釋戊辰陞南京大理寺卿尋召入
爲兵部右侍郎崇明盜起權募民應敵所司請如官
軍月廩之纓曰往年有借閘隴民兵討峒蠻而給月
廩者其後竟隸尺籍人方恨之茲可蹈其弊邪事遂
寢越二年陞南京刑部尚書獄之大小必當於情法
乃已靖江有豪民緣姦殺傭婦而坐死者因所知以
千金丐免纓不可竟入死焉癸酉三月考滿赴京疏
三四上准致仕以癸未三月卒年八十二

姜　昂

姜昂字恒頫蘇州人也生而端重介特不苟言笑數歲刻礪讀書成化間登進士出知棗強一意愛民凡所決遣自以不寃門無呵卒獄無滯囚三年召試監察御史時方士李孜省得倖昂率同列疏論之命杖於午門外以親老乞改南京河南道出理福建戎籍擢知河南府值歲大旱至則雨隨霑足洛人抃舞每晨吏白事退終日閉閤觀書鞭箠懸不用時母夫人年八十疏乞近郡便養不許疏復再三至乞降府佐或教授它日除邊遠自効乃改知寧波寧波聞昂至同官皆減去輿馬華飾俳優雜劇不一陳於前日本

徐要

人貢過郡望風歛戢不敢羣譁於市六年復以母老歸養進福建布政司左叅政不起且上疏乞終養母卒服闋部使者奏起之而以疾卒昂生平於取予毫不敢茍在官日買肉少許奉母自食蔬菜子弟學書不得用官紙筆非歲首未嘗燕客不受人餽貽亦未嘗餽貽於人權要請託一切報罷以是人多不悅而亦不能毀也

陸容

陸容字文量崑山人少治掌故業而誦學諸經兼通之人謂何多學爲取青紫顧在此耶容笑謂吾自求

通經非有他慕也成化間登進士主事驗封又歷職
方武庫當虜急封事日三四上籌畫方畧累數千言
皆其手出而動中事宜西域貢異獸至嘉峪乞遣使
以兵迎之容言獸非其土性不畜且　上方罷獻而
何以迎爲庸不取遠夷侮也交人屢未靜議聲兵討
之容言不當窮遠畧且乂臣服未敢顯叛我而遽加
之兵地且險遠豈謀於萬全者哉時以爲然錦衣韋
瑛者凶狡方倖巳罷之又幾幸以復用容言於尚書
疏上竟論死而被誣汚者皆得釋往告變者賞重故
妄詆以妖言輒坐容請分別之無滋濫自後告者乃

袁有倚中貴人求將者執不下乃言之　上召面諭
旨容對以西南夷重地將非其人啓釁生患怨結於
夷異時者臣不敢任其咎事竟止容以小臣抗言在
廷上聳已而聽之者再有欲用二人爲都督者容益
持不與言都督令之大將必有功後授彼何者遽敢
請亂擅命以私市此而不懲何以杜倖門正威罰
上從之遂著爲令他所論國馬與穀藉輕重設版法
致民田牧又陳事四及選衛卒盗實之皆經國大者
遷叅政浙部其所發奸如神又列便宜十餘事上之
悉見從以計入論漕渠利害語侵時貴盗取忤遂罷

免容素有當世志其所守官無不竭盡有可益國便
計卽未能行必疏計之事親孝疾則累月不解衣夜
嘗醉歸母不樂遂終身節之持服不離所廬居凝然
無喜慍色若不可親而與人則深相恤嗜書多所博
綜時有所著若式齊菽園州志兵録諸書有傳者

顧福

顧福字天錫號雲厓姑蘇人以成化乙酉舉鄉貢丙
戌登進士第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謫永州府同
知遷知吉安府擢河南布政司右叅政分司南陽致
仕卒初在刑部聲甚著錄囚山西多至七千餘衆平

反者六十餘人前後四十餘疏多見採納每攝他司
事事皆立辦勘獄浙江發巨贓七千餘兩時錦衣千
戶吳綬勢甚熏灼勘獄者皆往受成議福獨不往會
下詔獄遂摘其疵誤出貳永州受檄决獄至兼旁郡
有部檄徵芽茶香草福計合藩所徵全數上疏請停
之至吉安承大猛後稍濟以寬剸理繁錯不動聲氣
而條緒具舉獨不善事上官或以簿書相窘然即所
治校之諸郡不啻兼之矣陳時政六事時議韙之叅
政報至民兵數千人遮道泣送南陽宗藩軍校多不
戢每用理斷亦無怨辭撫徠流徙復業者四千餘戶

修諸葛武侯廟及閱武場開拓有加其去也以老疾
名盖郡人在言路者以私請弗䕶故陰爲媒蘖而其
藩人猶怳惜不少置乃自歎曰藩不負吾而郡負吾
賴幸有二三知巳者尚存何言哉既歸日與鄉大夫
士觴咏爲樂足不至公府手不操書札惟歲時以詩
寄與未病前一月猶然生平尚意氣故人潘郎中琚
客死歛葬之其子鼎方十歲攜以自隨比長以女贅
之又置田廬於蘇居其寡孤趙知府禎没又以次女
妻其子鎬弟祿早世葬北土者二十年亦歸祔于祖
墓䘏其婺俾不貳志後旌爲節婦事其兄光祿丞禎

甚謹嫂欲析居郎俯遜於外泣告於兄乃得歸然引咎自責未嘗一以語人母喪廬於墓側者三年朝夕泣奠孺慕不異於生存焉

李傑

李傑字世賢常熟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陞侍講二十二年充 東宮講讀官秩滿陞侍讀學士弘治初以宮僚恩陞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學士四年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時方修 憲廟實録留館中校正書成乃行以憂去服闋改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十三年陞南京禮部右

侍郎十五年改禮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正德元年充
孝廟實録副總裁尋陞南京吏部尚書二年改禮
部尚書時逆瑾用事納晉府鎮國將軍袁槺等賂欲
進封爲郡王傑與尚書張昇皆持不欲進封之意忤
瑾意遂令致仕瑾誅有　旨起用竟以正德十二年
卒傑持已矜嚴待後進頗立崖岸晚以忤瑾而去士
論高之其所爲詩文亦温厚可觀

劉杲

劉杲字世熈長洲縣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南京禮部
主事轉刑部員外郎歷四川湖廣按察司僉事副使

貴州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轉江西左布政使尋乞致仕進右副都御史歸正德八年十月卒於家杲所至皆有聲其在湖廣朝廷用言官計括流民議遣戍邊所在洶洶杲亟白當道驗其文引久近生業有無以為去留其恣肆者始按以法民心乃安為布政入覲時逆瑾脅諸藩杲邀重賄杲獨斷斷不可人至今稱之

王倬

王倬字用檢太倉州人成化戊戌登進士出知山陰縣以憂去改餘干又改蘭谿於山陰多興滯補弊革

額外科取之陋政聲赫然餘干有爭田者積三十年不決拘累千人比行視田指一大樹曰以此爲界二家俱服有毆人實不死者其家匿被毆者以他屍誣之累辨莫伸倬廉得匿所啻使人捕至竟抵誣者罪凡疑獄迎刃縷解未期月囹圄爲空贛盜殺信豐尹督兵討之賊據山爲險擂石雨下莫敢進乃夜縱白羊千頭於山下鼓譟從之賊亂投木石比曉略盡進兵大破之生擒三百餘人斬首千級遂平其地蘭谿以積逋糧里繫監倬至一槩釋之在役前者蠲除餘爲立限以次輸足旬日獲益十餘萬夜戶無警素稱

文者皆斂跡弘治乙卯擢南京山西道御史首劾銓
司貪污者罷之又劾免尚書五人方面二十七人揚
太監者倚寵横甚至箠緊進士劾罷之時北邊大警
詔以平江伯陳鋭充總兵上言鋭素非統御才必
僨事已而果無功旋進貴州兵備副使承米魯福佑
亂後荒夷出沒爲患乃修城堡宣　朝廷威福漢夷
畏愛土官阿偉素桀驁不受約束召之即至俛首讋
服正德丁卯以例裁革改廣東瓊州兵備時親脫符
南蛇之亂生黎爲梗倬巡視多所俘獲贖還男女若
干人崖州千家村尤猖獗屢聲言討之而師不出忽

乘其無備襲破之明日大戰又敗之斬獲其衆分三大村爲小村以弱其勢奏建守禦千戸所自是黎人不復反進雲南按察使廣東右布政使會征臨貨砦克之餘賊匿山谷衆欲乘勢殲之倬不可以禍福諭其長悉來降事聞賜白金文綺改四川左布政盜起蜀中逼成都鎮守議焚附郭民居以絶賊倬曰是益賊勢也乃勒軍列營以待洞開四門賊不敢逼時列郡羣疲於饋運在途多被擄掠癘疫死者相屬皆罷之出庫銀糴米貯各倉量遠近給之民免轉輸軍無缺乏總制彭澤令具馬三萬緩則以軍法從事州縣

猝無所出俾命各鄉村馬俱入城避賊擄掠不數日馬俱足又需熟糧四千石明日日中至督各市行分運至軍中日猶未午彭大奇之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時屬縣大饑人相食奏請通州米十萬石賑之以尚煩轉輸旦夕莫保乃許在邊官軍俸糧預支兩月益以僦直而以官軍所在俸糧給散饑氓軍民兩利焉時虜射死叅將陳乾總兵太監合兵討之屯馬蘭峪俾曰虜知吾兵屯西必且東入乃命指揮棄鳳率兵伏山下虜果毀東墻入伏發斬獲六十餘級奪回男女千餘事聞 勑獎有金帛之賜御史

劾指揮十七人臨陣退縮當斬倬曰未經督委何謂退縮十七人皆得免乙亥進南京兵部侍郎旋以七十懇致仕不允及年七十二上疏乞歸許之給驛以歸仍令有司以禮存問至七十有五卒倬癯然儒者而胸中富有經綸善因事爲功故所至有聞在餘干額外積六萬石廣東覈庫藏出內復官銀八十餘萬兩薊州修築邊墻四百里常道出彭蠡有漁數輩邀而前曰故吾餘干父母也爭獻魚酒倬爲少受之之官四川餘冦多在人爲危之至境諸蠻相率迎拜曰生我者公也護送出境貴與崖州各立生祠以

祀居鄉以孝義稱親病躬親湯藥不解帶居喪三日水漿不入口與兄析烟念其子女多讓以[illegible]田半剏立家廟割田千畝為義庄授宗子世掌之[illegible]中苦糧役往往破家人爭規避倬獨曰吾家多受國恩敢辭公役乃會族人糧多寡割田千畝分番應役無[illegible]負租無縲縶凡故舊僚友下至戍卒役氓有告者必獲[illegible]所濟逆瑾擅政凶燄熾灼或勸為自全計倬曰死生禍福天也使我因是毀其平生雖生奚為其自立如此

沈林

沈林字材美長洲人少好學成化甲午舉鄉試辛丑

成進士時方重內輕外或謂有倖門可得內除林不從出知晉州州人惰而窳教之樹藝蓄積修城垣興學校民間利害以次罷行州之人皆欣然曰沈公吾父母也弘治己酉進南京刑部員外郎中出知四川順慶府始至庭參鎮守鎮守驕蹇不爲禮林一拜而起鎮守怒曰一拜禮乎林曰若不以禮自處安能以禮責人不顧而出巡行二州八邑之間覯觀風土詢求民瘼俗喜告訐株聯蔓引動至百人一見立決無所牽引人甚便之郡學湫隘文廟列堂之右撤而遷之建御書樓增置黌舍齋廬庖庫祭器又增樂舞生

教以聲容舞蹈之節暇則親臨程試講解懇懇無倦
士子皆奮文獻遂爲諸郡甲郡故無城郭乃鑿西山
之石砌溝洫物土方度高卑厚薄俄遷雲南叅政蜀
寇藍廖倡亂所過殘破屢至順慶不能入遠近來依
保障民益思之至雲南交人忽耀兵境上遠近恇攘
林曰吾在此無恐吾請以身當之已而訖無事正德
丁卯入賀　聖節時逆瑾盗政内外官罔不叅謁林
固不往瑾嗛之銓曹屢上政績不報最後擬山西布
政命甫下瑾已遣邏卒詷其行過之途抗手而過至
摭拾無所得獨以沿途乘傳白瑾有石文義者適在

傍曰沈良吏也文義蓋未嘗識面而聞其名有素瑾
爲免逮下巡按御史問狀家人恩禍不測規以賄免
御史亦故緩其獄使得爲計林曰無庸廢官祿與隳
名節孰重竟落職爲民罰米輸大同又輸沿途傭直
怡然以歸逆瑾伏誅言者奏起爲廣西布政使單車
就道一如雲南之治近世有所謂公堂錢者多出賦
稅之羨名曰公堂盡歸私篋雖號良有司亦然林一
無所染凡修葺廨宇立坊牌則取之又以其餘鎔範
杯斝之屬爲公府宴饗用時巡撫交章剡薦遂進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理軍務時鎮筸銅仁

馬羅等苗屢出刼掠爲患前撫臣率以化外羈縻不究林曰不一勦刈且滋蔓難圖也率厲將士爲深入計預給旗牌招徠安輯諸寨皆歸附天生厔囤恃險攻之蘭石毒矢交下人莫敢嚮邇林調兵先截其餉道賊已困火鎗飛礮繼之賊大窘奔竄俘其衆千餘牛羊器械無筭陳家盂溪九十七寨相率來歸給以流官悉隸貴前二衛以革土官貪殘積弊自是內境晏然初藍廖二寇横行蜀中數年朝廷大發兵剿之愬奔逆潾境爲患分兵守諸要害蜀寇盪平有犄角功焉癸酉聞父艱乞歸守　制朝廷遣官諭祭其

服闋詔起廵撫山東初在貴用兵勞勩成疾繼以哀毀在途病加劇遂固乞致仕詔命馳驛以歸歸四年辛巳卒春秋六十有九

周詔

周詔者長洲人也自少有氣節成化庚子登鄉試授嘉祥縣教諭九載考績入京時　睿宗方開府置屬遂與選爲伴讀遷紀善詔以國事草創宜有典則以垂後世乃本祖訓及中庸九經之目爲書數千言以獻　睿皇嘉之尋以憂去賜予甚厚復仕加長史俸詔感知遇因事納忠言多切直　睿皇書君子懷

德及諸詩以賜之每見稱爲先生而不名詔數請謁
事不許乃以展墓乞歸其鄉及返國未至而　孝皇
崩詔匍匐奔泣如喪考妣事　世宗在藩邸詔每進
講經史　上爲之竦聽扈駕入京師遷詹事府少詹
事兼翰林院侍讀將大用之居數月疾辭轉太常寺
卿遂卒於官　上聞惋惜贈禮部右侍郎賜祭葬

沈　杰

沈杰長洲人生而多病十歲始入小學學賦詩鼓琴
繪畫篆刻曽無仕進意年二十始銳意經史學大進
成化庚子遂占應天鄉試甲辰第進士出知河南歸

德州州當黄河衝隨塞隨决炁至相度源流地形高
下乃於城外五里許築長堤捍水樹以榆柳又開白
楙等河河水由之入淮雖民始免墊溺饑歳民流作
粥以飼老弱少壯給之行糧使歸畊且給之子粒牛
具戶口日增鄰封有訟乆不决者立决之兩皆意滿
而去入爲右軍都督府經歴出知廣東南雄府以憂
不赴改授浙江衢州衢州多水田雨則溢晴則暵乃
大興水利濬陂池築堤堰修復魁星等閘民田得灌
漑而城中無漂溢之患又倣常平倉例歳饑減價以
糶收成增價以糴豐凶有賴倉無紅腐初　宣聖有

嗣孫在衢儕於齊民杰始命復其家疏於朝得世襲五經博士又奏起樊尚書瑩崇飾先賢趙清獻祠爲政知所重皆類此事聞尋擢山西左叅政又進河南右布政使河南民曰是故歸德君耶懽迎之未幾歸守制吳中屬逆瑾亂政坐罰米二千六百石言官有不恊者因疏以老疾杰不辯第曰言官言是吾老矣遂卧不起居吳下十年年七十一卒

毛珵

毛珵字貞甫號礪菴吳縣人生而岐嶷不類羣兒選入邑庠時未冠也成化丁未成進士弘治庚戌授南

京工科給事中巨瑞薄琮在留司橫甚設穽陷士類
一時臺諫多以罪去程摘其尤不法數事露章劾之
竟下獄論死尚書秦紘鎮廣南與安遠侯柳景交構
中官護景逮秦詔獄程抗疏申理因論景諸不法有
旨景閑住而秦得致仕大學士丘濬博學自信以天
下爲已任而多泥於古剛愎任性以辨博濟其說人
莫能難程疏言天下事非紙上陳言可舉而古今異
宜遠近異勢亦非一已之見可盡如濬之才置之翰
林則有餘在論思之地則不可言雖不用時論韙之
有御史以言事戍荒遠者程言其母老可念請移近

地以廣　皇上孝思又言餘官以言諭外不得同言官韋復則是臺諫之外不容有言矣豈所以廣忠益哉　上嘉納丙辰以病予告家居久之庚申起為戶科給事中擢山東布政司左參議時舊疾復舉上疏乞解新任不允逾年始赴時守官出鎮怙恩驕恣多所漁取而藩府供億園奪縱橫最為民病理隨事處分不激不靡民得不敝而法亦畢舉屬吏非大過未嘗有所譴呵至治豪猾懲胥徒則盡法無所貸在藩三年以疾乞歸正德丙子以薦起鴻臚寺卿遷南太僕寺卿會逆濠叛首下九江攻安慶留京戒嚴尚

書喬公集羣僚議所以攻守珵言留京國家根本重地而安慶實留京屏蔽無安慶即無留京矣賊起倉卒以我無備故直擣九江以窺江左當出其不意調集民兵水陸並進可以得志若待其至則虛實形見人情恇擾事不可知喬公以爲然遂以便宜檄珵督潁泗和陽諸軍爲江表聲援珵即日出次泗上會罪人既得中外解嚴復還領太僕尋擢南京右副都御史督視江防珵以年及七十上疏辭不允改撫治鄖陽再理前疏卒

王哲

王哲吳江縣人弘治庚戌登進士授江西道監察御史福建清軍兼理鹽法時有以同姓被誣爲戍卒者百餘家淹禁累年一訊即辯其枉出之軍籍又多隱漏設法清理歲以千計所領鹽法課又最於他御史十年出按廣東時劇賊陳光等流刦新會東莞二縣哲晝策不旬月平之南海縣十三村負固數爲亂鎮巡議屠之哲曰村戶不下萬餘豈無一良善者乎玉石俱焚吾不忍也乃輕騎率廣州知府詣其巢諭以禍福且許自新其父老感泣曰廵按公活我即解散從令又每村立土里長以約束之既而以外艱歸民

號泣追送不忍去服除補任出按江西所至䘏民隱作士風表先賢祠墓董鎮守怙勢凌侮縉紳至匿盜賊不以聞人莫敢問哲首刻其不法數事　上切責鎮守且以治盜事付哲嚴限有司遂擒盜魁　賜勅獎諭時天旱種不入土乃親錄繫囚出其所當原者數百人翼日雨是歲有秋又善斷疑獄民有女奴自逃其讐指爲故殺訟於官者獄旣成哲復訊見其有冤色使人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又有大家被盜因誣其所怨者賂鎮守欲置諸法哲察其誣出之鎮守怒衆亦以爲疑後眞盜出始皆愧服以爲不可

及民爲之謡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
哲太平無休歇十六年陞山東副使守備臨清舉持
綱領不屑細瑣民安之夷人入貢者私市鹽事覺哲
謂不治則廢法治之則非所以柔遠人乃請沒鹽於
官仍給其直與之時逆瑾初横中貴人有逆瑾斥南
京者道死臨清乃置棺埋之人爲之危不卹也正德
三年改任本省叅政尋遷廣東按察使未幾進南京
右僉都御史領操江事上言操軍脆弱異日有警必
不能支其後流賊弄兵江上果如所慮五年有江西
之命再改廵撫忤宸濠中毒乞歸猶日以江西爲念

逾年吏部奏將起用以病卒壽五十有七生平孝友樂於賙恤於書無所不讀尤熟於史卒之日貧無以殮至今子孫窘乏無產業人益服其廉介所著有好齋集十卷

張琮

張琮吳縣人幼知學奮勵舉子業慕東萊日記誦詩讀書閱禮咸有程限曰學非過目成誦之爲奇而爲之不厭者終有得也由是肆力羣書以至字法春秋綱目無不究心登弘治庚戌進士初主事都水分司清江氷蘗自矢秋滿調儀制尋陟員外郎中方 孝

病不豫命免朝賀　東宮　親王如故琮執議不可
安有罷賀　聖上而獨賀　親王者占城請封或曰
宜罷琮言占城稱臣受封自　祖宗來已然無故罷
之何以臣服夷邦而示大信乎悉如琮言正德二年
歷陝西叅政以憂去五年忤瑾謫知濟寧濟寧南北
之衝也日費錢二萬餘琮力裁省什之六七聲譽翕
然達於京府俄遷山東道監察御史父老遮道泣留
及按甘肅安化初平人心洶洶琮正法令廣恩威舉
賢能劾不職歷邊圉定酋虜取虜刃覘而擲諸地曰
爾刃止若此乎不及南方者遠矣虜皆縮項駭顧呼

琮爲太師且進羊酪爲壽邊陲賴以寧謐六年陞湖廣副使奉　勅撫民襄陽流民順逆不一琮則竭慮剿撫白蓮僞教煽衆千餘盜名稱號琮募死士殲厥渠魁餘悉寬貸襄地安堵鄖藍方廖巨寇稔害旋亦罄殄十年陞貴州按察使十一年陞四川右布政十三年轉左攬頭全成多侵官銀誣引六十餘戶琮訊得其情罪成釋諸被誣者又嘗請苗蠻置邊餉節糜費抑巨璫歷三省藩臬累荷　朝廷金帛之賜丁父憂服闋補轄廣西嘉靖元年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益布德意不事苛察存活饑民四十餘萬平治安

徙襄陽芒部諸妖逆等數十族三年遷貳南京工部
俄改南刑五年陞南京右都御史履盛是懼執法益
嚴操已益毖維貞百度風紀聿修肩考察之柄則曰
進退人材　朝廷大事也敢不祗承先正謂恩歸於
己怨將誰歸是故覈別必公去留必當人心胥服以
疾致仕壽六十有八

吳一鵬

吳一鵬字南夫號白樓長洲人自少端重穎秀成化
丙午領鄉薦即遭內艱廬於墓次弘治癸丑登進士
選庶吉士乙卯除編修預修會典及教內豎戶部尚

書周經被讒去位疏請留之人韙其直已未分校禮
闈尋丁外艱服闋復除編修纂修玉牒正德時逆瑾
盜政朝士見者多屈膝一鵬長揖而已瑾銜之未有
以發也已已 孝廟實録成吏部奏例當進秩瑾遂
以未習吏事爲名而以一鵬爲南京刑部員外郎郎
又明習吏事書獄詞若老吏出入罪咸稱允當再遷
祠祭郎瑾敗復侍講經筵如故癸酉主順天鄉試有
摘策問中語謂譏時宰者出爲南京國子監祭酒積
饌金易民居爲學官齋舍經史多缺板亟補完之未
幾轉南京太常寺卿丙子雷變甚上言天人感應之

理辭甚剴切　世宗登極入賀上言祖宗付託之重生民憔悴之極宜修德勤政以答天下之望入爲禮部右侍郎尋轉左署掌部事奉　勅馳詣湖南攺題恭穆獻皇帝神主奉迎來京一鵬念與中貴勳戚同事恐其下不戢乃上䟽曰今歲涿州抵安陸災傷重大民不聊生所宜節省以甦民力隨行傔從或挾辟勢凌轢有司爲害者請預禁約　上善其言而戒飭之事竣有白金文綺之賜給事中陳洸已外補僉事仍冐舊銜上䟽欲假大禮以希留用一鵬劾洸無耻竟以罪罷去修　武廟實録充副總裁乙酉史成

進禮部尚書是冬乞假歸吳中省墓還疏言途中往
來見江南亢旱淮北大水乞遣官體勘或蠲其稅或
貸之粟河道湮塞乞下　詔訪求或濬故道或開別
支　上嘉納之時岷藩與東陽庶人俱乞復王爵序
班錢撫寧訓導王玠以考察去官援嘗議大禮奏乞
復官而禮左侍桂萼曲爲之請一鵬堅持不聽明年
桂改吏侍遂挾前撼與同官比謀奏加太子太保改
南京吏部尚書再疏乞歸得俞歸則於所居之西剏
崇正書院以奉先聖先賢聚里中髦士肄習其中割
田百畝供膏火之費約諸鄉老月一會爲文字之飲

隱然有洛社之風焉子孝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文章志節復出人表後與相嵩子忤出之湖廣參議旋免歸

盛應期

盛應期字思徵吳江人也弱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都水主事督濟寧閘令行者艦相銜尾以進無得爭先吳公寬以少宰召猶爲宿留終不以權貴有所撓吳甚賢之中貴人奉使往來咸望風歛戢挾私者輒没入之時太監李廣嬖用事諸中貴羣愬於廣廣固銜之而廣之家人私市鹽數十艘聞其嚴悉投之水

廣益怒乃嗾太監秦文誣奏阻薦時物船以闕　宗
廟禮大不敬詔逮獄謫雲南安寧驛丞遷知雲南祿
豐縣古録琫地也烏爨蠻所居俗獷悍習盜不鄙夷
其民教以禮法而弛捕盜之禁盜咸首伏化爲良民
陞順慶通判主糧賦稽逋擿伏宿蠹盡革父喪歸陞
武昌同知服除陞雲南僉事分巡金滄洱海景東知
府土官也父子信讒至相仇殺乃縛其讒人置之重
辟曉以大義父子如初鎮守太監梁裕貪虐無厭乃
與御史張璞副使晁必登共禁制之裕誣奏俱逮下
制獄張竟杖死諸大臣及言官連章申救會乾清宮

災赦出尋陞河南按察使轉陝西左布政鎮守監廖
鑾漁奪民財侵盜官帑奸賕狼籍有司脇息莫敢問
以法剪其羽翼廖不懌思中傷之檄督造絨罽費且
鉅萬按籍知廖前侵費數萬不以上供乃持數以示
廖將奏之廖惶恐跽謝遂不復造　武皇帝將蹕榆
林衆洶洶議加賦以備供億持不可請于正賦内以
丁糧爲差出米銀若干聽準來歲賦入之數比至供
億坌湧取辦俄頃晏然民不知勞扈從諸倖氣焰薰
炙撫監重臣無敢吐氣獨暇整不爲懾請求皆裁以
法時司徒李在行間歎曰承勛自謂男子乃今知不

逮矣雖　上亦亟稱良吏才明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時高文林數寇蜀而流人謝文義亦糾㚇蠻爲亂皆討平之捷聞璽書襃諭賜以銀幣丁繼母憂歸　世宗馭極起爲江西巡撫江西當濠亂之後歲饑民窮寇盜充斥而鄱湖尤爲盜藪多屬漁舟以爲鄉導乃編號驗其出入而調遣官軍防邏之立團保之法使互相覺察盜無所容一時迸散於是輕徭賦議賑貸奏免雜調緡錢者數十萬歲連稔漕遂充溢繼上時留都方匱得以濟其乏而儲以待不時者又百餘萬大司農以能裨國計奏上特賜羊酒幣帛勞

之且以激示諸方岳陞兵部侍郎兼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前任者多通土官餽謁號令廢弛蠻寇竊發比至大閱軍實鉤稽餉料凡中貴及總戎私役者悉勒歸伍且檄下兩省及湖廣諸路凡所調遣悉聽關白由是二府不悅大興讒構矣劇賊李文積爲亂發兵討捕斬獲千五百餘級劉召據思恩以叛討破之俘斬千餘召赴火死初二府蓄憾騰謗於當道當道者欲事調停遂除工部侍郎提督易州山廠實奪之權也遂乞骸致仕會河决徐沛間壞漕渠進右都御史總理河道辭不允而大司空議於昭陽以東接渡

河別開支渠而黄綰霍韜各陳便宜俱下治河隄者乃與所司履行其地相度所開延袤百四十里圖上形勢又與監撫使者及諸長吏謀既恊乃疏言河之爲患與江異者由地夷衍無所滙故弘治前分爲三其二由汴之南會泗水經淮入海一則由汴以北東至兖又分而二一出沛之飛雲一入徐浮橋以入漕渠會淮入海今獨以一徐受之奔溢趨沛横流爲害夫爲河計者有四曰疏者決上游殺之也濬者順其故道也築者築堤以障之也改則别爲道而不與之爭也奏下如議於是分地賦任程事癸功甫四月訃

可成八九會譏間大作有　詔罷役而謝任歸矣府大司徒大司寇交疏爭之不得功垂就而廢咸悼惜焉

沈燾

沈燾字艮德別號東溪長洲人也少穎異與兄方伯公杰自相師友並有聲庠序間成化丙午薦南畿弘治癸丑擢進士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試文優等館閣八老咸器重之除國史編修教內書館嚴而善誨癸亥校正本草命爲總裁始就局聞僉人欲假以倖進即上疏力辭人稱其有執乙丑修　孝廟實錄充

纂修官己未封安南王　命為正使據經執禮凡餽遺悉不受交人尤憚服焉使還滿三考陞侍講充經筵講官己巳實錄成　賜白金文綺陞右春坊右諭德丁內艱起復忽遘疾乞歸疏再上乃得請竟不起年六十四

祝允明

祝允明字希哲蘇州人也生而右手指枝因自號指枝生為人好跅弛嬉游不矜容檢嘗傳粉黛從優伶酒間度新聲俠少年好慕之　衎金游允明甚洽弘治壬子舉鄉薦從春官試　是時海內漸熟允明

名索其文及書者接踵或賷金幣至門允明輒以疾辭不見然允明多醉伎館中掩之雖累紙可得而家故給以不問僮奴作業又捐業蓄古法書名籍售者或故昂直欺之弗算至或留客計無所出酒窘甚以所蓄易置得初值什一二耳當其窘時縣者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輒與巳小饒更自貴也嘗遺黑貂裘甚美欲市之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曰昨暮頭言始識不市而忘弊之篋何益後拜廣中邑令歸量所受橐中裝可千金歸日張酒呼故狎游宴歌呼為壽不兩年都盡矣允明多負逋責出則羣萃而詞

許者至接踵怡然弗問所著祝子通祝子雜罪知蠶衣浮物野記語怪蘇材小纂興寧志各詩文數百卷卒年六十七

朱希周

朱希周字懋忠吳縣人也希周以弘治丙辰狀元及第除官翰林修撰壬戌同考會試明年以纂修會典功成陞侍讀充經筵講官中遭逆瑾煽虐撼制詞僚以不屈從奪官一級爲修撰是後預修資治通鑑纂要修　孝廟實録書成復官如故兼賜御製蟠龍詩軸暨白金彩幣有差庚午主應天鄉試明年以憂歸

徘徊翰署覲虞半之丙子陞侍讀學士清理武職貼黃丁丑充廷試讀卷官己卯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尋改禮部復轉左侍郎乙酉陞南京吏部尚書當丁亥考察媢嫉者譖言於上謂南科無一人之去以爲私希周乃力辯其簡察僚庶所以別賢否非論曹局之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爲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詞嚴義正聲震朝堂上亦不之譴仍聽稱疾東歸勅有司給人夫廩米比歸吳趨里中市貨溢衢紛華滿目入其堂蕭然如村落中見野翁環堵出與賓客游魚魚雅雅宛若崑山

舊弟子里中後生思畏名檢欲一有爲則曰恐玉峯先生知玉峯蓋别號也田廬閭閻偎事一不置念老隱陽山幾三十載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所著詩文評史論議總若干卷其陽山大石賦一篇尤爲吳人所傳驄車當路蹶起者前後幾三十人處之澹如也臨終戒其子孫身後不得請恩於朝萬一臺章以聞主上憐之賜謚易名願無以文爲謚脫犯吾父之諱忘愧何安蓋其父諱文始云

蔣欽

蔣欽字子修常熟人弘治丙辰進士選授南京御史

時逆瑾擅權亂政偕同官十三人上疏方夜屬草燈下聞筐篋間鬼聲戢戢欽念此疏一上定擬奇禍彼嗚者將非我先人之靈念覆後胤欲以尼吾事乎因起視曰儻是吾祖宗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於壁欽曰吾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爲先人羞亦均於不孝矣因奮筆曰死即死耳不可易也聲遂止疏上與同官皆坐逮被杖創甚諸人皆延醫飲藥欽獨曰吾得死所矣竟不療治而卒天下哀之瑾誅贈光祿少卿嘉靖五年允言官請命所在立祠祀之廕其子浣入監嘉靖十八年巡按陳蕙以祭

葬請特命給之

陳天祥

陳天祥字元吉蘇州吳江人弘治丙辰進士授青州府推官入爲監察御史遷陝西西安府知府擢山東按察副使整飭天津兵備時叛賊劉六等聚衆轉刦天祥嚴號令設卒守要害獲渠魁及其黨七十餘人加俸一級尋進太僕少卿仍理兵備事以賊衆兵少奏 上命都督張俊率精銳援天津祥與之夾攻俘斬甚衆由是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賊平徵還巡撫貴州兼督軍務洞苗亂天祥調漢土官兵分哨進剿

遂破諸寨擒斬凡六千餘級捷聞賜璽書奬勵有白
金文綺之賜召還理院事以虜寇宣大用廷推往督
軍務至則虜已遯矣已而進左副都御史以虜寇延
綏又奉命提督三邊軍務虜亦遯賜蟒衣加俸二級
又奉命理閩浙鹽道經吳江卒於家天祥警敏有才
略臨事能斷所至有聲其在天津功尤著

顧鼎臣

顧鼎臣字九和號未齋崑山人也舉弘治進士第一
授翰林修撰未幾 孝廟上賓以修實錄成陞侍講
再轉春坊諭德歷十餘歲 世宗卽位首被知遇簡

侍經筵日講進學士上懋崇聖學日親儒臣討論經
史因進講宋儒范浚心箴敷陳剴切　上注聽嘉悅
諭輔臣曰卿臣解說心箴朕思味其意甚爲正心之
助　上迺親灑宸翰自註釋心箴又注視聽言動四
箴及製敬一箴勅翰林院國子監及天下學校建亭
立碑鐫刻五箴以示學者寔卿臣之講心箴啓之也
　上又曰洪範一書於帝王爲治之大經大法實爲
親切令卿臣分段計日從容論說必使盡其所言以
爲務學求治之助復慮詞訓繁多命撰次節略以進
舊例每寒月免講　上以洪範未終篇乃不輟講詔

免常參專直講讀 上奉先聖先師位祀於文華殿東室而數御西室召學臣等十臣令敷奏經義學臣撰中庸首章講義以進推言人君致治期臻聖神功化之極不可安於小康 上稱善 上於西苑作無逸殿成命學臣坐講周書無逸篇陞詹事府詹事仍兼學士賜一品金織仙鶴衣 上親耕籍田特命與九推廷臣莫不動色悚歎謂 上寵異儒臣如此自是晉吏部侍郎拜禮部尚書俱掌詹事府事兩被旨教庶吉士於翰林故事用官二員獨受簡命自學臣始雖職在文翰數奉召對預密議簡在聖心既久執

政有不樂者數沮其進用戊戌八月始以太子太保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贊機務眷遇彌隆被賜宸翰經籍銀幣玉帶麟蟒飛魚之服不可悉紀已亥二月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大學士車駕將幸承天勅居守京師鼎臣條奏軍國重計七事上悉從其請賜印記一其文曰經幃首選　上曰卿講幄舊臣久懷經濟朕茲重寄宜欽承之鼎臣翌輔　皇儲持挈綱維京師肅然以馭下過嚴致有煩言再疏乞休荷溫旨慰留明年感疾久不瘥　上屢遣中官齎手札賜問以太醫往視賜藥劑牲米諸物疾革陳遺

疏勸 上親賢圖治頤養聖躬詞誠懇篤降詔褒
而竟卒享年六十有八訃聞 上軫悼賜祭葬如制
贈太保謚文康遣行人護喪還喪臣傑特有大志留
心經世隨事獻納多見采用嘗請訪求曾子之後以
奉其祀大同軍變請誅止渠魁以安人心四方郡縣
多奏水災疏陳生民困窮之狀請遣使賑恤而生長
東南見財賦日盡民力日屈則三舉奏焉晚歲履政
府將大有爲然僅二載卒於位時論惜之

周 倫

周倫崑山人弘治癸未進士初授新安知縣選爲監

察御史以建言忤逆瑾罰米二百石輸邊瑾誅復原
職歷陞副都御史南京工部右侍郎南京刑部尚書
召入爲刑部尚書尋復改南京刑部致仕嘉靖二十
一年卒於家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少保謚康僖